

# 瀚海植翠 任重道遠

## ——庫布其沙漠荒漠化防治探訪

►5月份的土  
地仍十分乾涸  
還不能耕種



▲中韓青年在庫布其沙漠種下希望的樹苗



▲「小淵基金」中日青年庫布其沙漠生態防護林已綠樹成蔭



▲龍頭拐村廢棄的房子



▲種樹工人住的蒙古包



▲沙漠深處的吳海寬夫婦家

沿庫布其沙漠北緣由東向西行進，一簇簇沙柳、檉條和高高低低的楊樹鬱鬱蔥蔥，流經這裡的黃河一側5、6公里寬的很多地段已變成茂盛的林帶。一條長200公里、寬約5公里的綠色屏障，簇立在沙漠與黃河之間，保護川流不息的黃河。再往庫布其沙漠腹地行進，橫穿庫布其沙漠的解柴公路兩邊形成了長16公里，寬1公里的綠色長城，在庫布其沙漠腹地點綴出了一片片綠洲。這些沙漠中的綠色是日本和韓國的綠色環保的熱心者出資，在當地政府支持和環保自願者的辛勤耕耘下的成果。本報記者跟隨韓國未來林協會走進庫布其沙漠，感受它的變化和生機。

文、圖：本報記者 王志民

庫布其在蒙語裡是「弓弦」的意思，綿延700里的黃河在茫茫沙漠中宛如一束弓弦。庫布其沙漠是中國第七大沙漠，距離北京直線距離不到500公里，一旦颶起沙塵暴，二小時就可到達北京市內。

### 苗木成活率達逾80%

以韓國前駐華大使、韓中青少年未來林協會會長權丙鉉為團長的120多人綠色植樹團，已經是第五次到庫布其沙漠植樹，在他的倡導下，近2000多名韓國青年在這裡種下綠色和希望。權丙鉉站在沙漠中望着已經成活的樹苗感慨地對中韓青年說，我們生活在地球上，對地球的索取太多了，現在是我們回報地球的時候了。4年前，比現在更惡劣的自然環境下，而且是很多專家學者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開始在庫布其沙漠植樹造林，目前取得了初步成果，有希望就不要放棄。

從2006年10月開始，在權丙鉉的帶領下，韓國國際協力團、山林廳、SK集團、大韓航空等九家機構、組織先後在庫布其沙漠腹地營造生態林項目，到今共植樹400多萬株，造林20000多畝。種植沙柳、楊柴、檉條、楊樹、沙地柏、樟子松等400多萬株，經抽樣調查，所栽植苗木平均成活率達80%以上。從今年開始將在庫布其沙漠一個叫龍頭拐的地方興建「柳溝河護岸林」與「龍頭拐村護村林」，擬在5年內完成，屆時將在柳溝河兩岸成長約15公里的防護林帶，有效減少水土流失，減少黃河的泥沙流入量，對保護生態環境，保護當地民居，對農田等將起到有效的防護作用。

### 中日韓青年身體力行

2001年始，小淵基金中日青年庫布其沙漠生態防護林項目在庫布其沙漠中東段開始實施，目前已植樹350萬餘株，造林面積24000餘畝。項目完成後，將在黃河岸邊形成一道綠色屏障，有效保護和改善達拉特旗黃河沿岸生態環境，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

日本和韓國綠色援助活動是以青年協會形式走進庫布其沙漠，當地則由內蒙古鄂爾多斯達拉特旗共青團承擔對接的。在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蒸發量卻是降雨量十幾倍的庫布其沙漠植樹造林，對專業治沙專家來說也是一項十分嚴峻的任務和挑戰，達拉特旗共青團的一批年輕人承擔起這份責任和義務，常年摸爬滾打在沙漠裡，他們對沙漠中的植物是相當熟悉，在軟軟的沙漠中駕駛越野車。他們一個個看上去不是想像中文質彬彬共青團年輕人，黝黑的皮膚讓他們更像當地的牧民。

在沙漠中植樹的工人告訴記者，庫布其氣候條件十分惡劣，最熱時達攝氏39度，最冷時是零下20度，在這裡種樹太苦了，晚上還得住在沙漠中，薄薄的帳篷很難抵禦颶風吹來的沙塵暴。有一次從外地招來幾十個工人，剛在沙漠中住下就遇到沙塵暴，夜裡帳篷被颶風跑了，早晨，工人們也都跑得無影蹤了。

### 向深處推進難度加大

白永軍是參加西部援建計劃的自願者，4年前作為青年自願者懷着綠色夢想來到庫布其沙漠。他一邊開車一邊回憶起植樹初期的景象說，種樹的季節也是沙塵暴颶得最厲害的時候，一棵樹苗完好地存活下來太不容易了。剛種下的樹苗就被一場大風吹得無影無蹤。但不能放棄，我們用沙柳枝條做成帶狀或方格組成沙障，將樹苗栽種在方格中，就這樣一遍遍種植。

擔任庫布其生態園負責人的達拉特旗共青團副書記余生彪介紹說，植樹逐年向沙漠深處推進，由於環境惡劣，林地內沒有道路，苗木運送和栽植越來越困難；每年的春秋兩季風沙特別大，有些樹苗被連根拔起，要補植多次才能成活。十幾年來，中、日、韓青年在達拉特旗合作植樹治沙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然而由於達拉特旗荒漠化比較嚴重，乾旱地居多，生態建設的任務還很重，需要一代代人繼續努力下去。

## 沙進人不退

67歲的吳海寬夫婦聽到汽車的聲音，遠遠就從家裡迎上來，雖然他們並不認識來人，也不知道來訪原因，還是熱情地招呼記者「太太冷，回屋吧，回屋吧」。曾經作為庫布其沙漠中段、黃河南岸的西柳溝龍頭拐村村長的吳海寬打開話匣子說：「這裡原本有13戶人家，50多人，現在只有3戶共6個人還留在這裡，加起來超過400歲了。」

吳海寬指着院外的漫漫沙漠說，他年輕時，這裡都是柳樹，屋後不遠處就

是西柳溝河，這是庫布其沙漠中一條大支流，曾經是沙漠中的綠洲，十幾年的工夫，沙子就漫到院子裡。加上15年前一場洪水襲來，泥沙把周邊很多柳樹淤死了，慢慢地沙塵開始襲來，人們無法耕種，年輕人開始進城打工定居，或響應政府的生態移民計劃搬到交通便利、適宜居住的地方。但老人在城裡找不到工作，每月200多元的養老保險金還不夠在城裡生活。

「你為什麼不搬走？」對於每個來

訪者都想問的問題，吳海寬淡淡地說：「不搬了，老了不想動，也不想給兒女添麻煩。」

吳海寬帶着記者在村裡走了一圈，腳下踏着細軟的沙土，很難找到哪是原有的路。大多數的房子已經廢棄，有些更倒塌了一半，院牆也被沙子埋去了大半，也有些房子只有半截露在沙子外面，看上去已數年沒人走近。

在吳海寬的記憶中，西柳溝河邊上的玉米長勢很好，口感也好，很有嚼頭，現在種的玉米已經沒了那時候的味道。他又說，現在已經是5月份，天氣還是異常寒冷，到現在十幾畝的玉米地還沒有種下去，只種了些蔥，秋天肯定也沒

好收成。不僅玉米、土豆的質量也下降，產量也減少了一半，幸好還養着14頭羊、1匹馬和一些雞，生活還能過得去。

吳海寬的三個兒女都到城裡生活，最近也常回來看望他們。那是因為這兩年修建生態園，開了一條公路，汽車可以開進來，但前幾年根本沒有可以進來的路，孩子們想回來也沒辦法，吳海寬夫婦又不肯離開生活了一輩子的家，小兒子現在返回來在生態園打工，也能就近照顧老人。

吳海寬有點興奮地說，聽說有一戶人家要搬回來，生態園修好了，會有更多的人回來，到時會像以前一樣熱鬧。



▲中韓青年綠色交流營

## 「綠色」老人沙漠情

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和韓國的環保團體就在庫布其沙漠開始植樹，茫茫沙漠的一片片綠洲見證了他們的付出，也見證了日本的遠山正瑛和韓國的權丙鉉兩位老人的一片綠色情懷。

### 沙丘之父 治沙愚公

被喻為「沙丘之父」的遠山正瑛是日本著名農學家，他在日本成功進行了沙區生態治理和農業開發。退休後，他和中國科學院開始合作，成立了日本沙漠實踐協會。1991年，84歲高齡的遠山正瑛開始在地處內蒙古庫布其沙漠腹地的恩格貝進行沙漠治理研究和植樹造林。14年間，他帶領志願者栽樹約300萬棵，志願者參加人數累計335批6600多人。

記得當年在恩格貝探訪遠山正瑛時，他話不多，一邊簡單地回答記者的提問，一邊擦拭着工具，那把鐵鍬擦得像新的一樣亮。他個頭不過1.6米、瘦瘦的身體，卻活力充沛。2004年遠山正瑛在日本去世，但他惦記着庫布其沙漠恩格貝那片綠色，他的一半骨灰帶到了恩格貝，安放在他曾經為之努力的綠洲上的紀念館中，館內還陳列了他當年用過的植樹工具和日用品。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兩次會見遠山正瑛，高度評價他為中國治沙做出的貢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授予他「榮譽公民」稱號，他還榮獲聯合國「人類貢獻獎」。今天的恩格貝不僅是生態建設的典範，還帶動了沙產業和旅遊業發展，也實現了「不以綠色為

句號」的夢想。

### 綠色大使 其情殷殷

韓國前駐華大使、韓國韓中青少年未來林協會權丙鉉會長退休後，2005年，近70歲的他帶着同樣的夢想來到庫布其沙漠，他還帶來韓國年輕一代。每年春天，權丙鉉都帶着100多名韓國青年代表到庫布其植樹，在解柴公路的兩邊建起象徵中韓友誼的綠色長城。他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年輕人代表着未來與希望，植樹造林和育人一樣，同樣代表着未來與希望。」

韓中青少年未來林協會正式在聯合國環境署註冊登記，成為世界第230個具有「觀察員」資格的非政府組織。到目前為止，這是韓國首個，也是唯一獲得該資格的韓國非政府組織機構。

和「未來林」有着多年合作的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鄧亞萍也是權丙鉉的老朋友。在北京平谷區中韓青年植樹交流活動中，權丙鉉會長開玩笑地說，歷史大多是「小個子」創造的，像鄧小平一樣創造了中國的輝煌。我和鄧亞萍個子都不高，但她是聯合國的中國環境大使，倡導綠色環保。我是聯合國防止荒漠化公約的綠色大使，現在我們攜手綠色，定能建立起中韓的綠色長城。

遠山正瑛和權丙鉉兩位老人個頭都不過1.6米，雖然互不相識，但他們有同樣的夢想，為了庫布其沙漠的那一片綠蔭，讓人們深深地記住了他們。



◀權丙鉉（左）和鄧亞萍是老朋友